

人的一生需要學習很多的事，卻沒有人教我們學會死亡。其實，我們從出生就開始自學如何死亡，以及如何面對死亡。當然多數是以突如其來的方式出現的，畢竟沒有人喜歡面對死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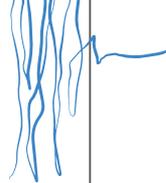
晚上在看視頻的時候，看到寵物離世的視頻，我總是會快速滑走。因為家裡有兩隻貓，一隻是布偶哥哥，另一隻則是美短和矮腳的混血貓，這隻是弟弟。聽說這種混血貓的壽命並不長，老年時還會受到各種疾病的侵擾。秉著「賤命好養活」無來由的虛假理論，我給牠取了一個食物的名字——吞拿（鮪魚）。

收養這隻小貓實際上還有一個「驚險」的故事。牠的原主人是個大陸人，和室友吵架後，室友讓她把貓丟在街上，當時小貓只有兩個月，還在喝奶。她是在網路上聯繫到我的，我們沒有聊到價錢，甚至沒有看更多的照片。她的語氣很著急，我跟先生說，一定是學生遇到了什麼麻煩。一般在香港買幼貓是不便宜的，但對方一上來就不要錢，說話也不世故，大概就是十多歲的孩子。先生跟我說，去看貓的時候，電話開著，怕我被綁架。被他一說，我也覺得好像有這種可能性。

## 死亡與離別

文／東山 圖／Kim





到了約定時間，來的果然是個十七、八歲的小妹妹，我耳機裡的朋友一直跟我說話，確認我還未「失聯」。領隻貓就像是執行什麼「間諜祕密任務」，搞得如此驚險，事後說起來也是頗為有趣。小妹妹是在香港的留學生，她對我肯領養貓的這件事千恩萬謝，我很順利地把貓領了回家。結果家裡的人都說，貓咪一定是有蟲有病，不然怎麼會這麼著急地馬上叫我帶回去？

我心裡又緊張了起來，提著貓籠火速送往樓下的寵物醫院。醫生說要先觀察兩週再打疫苗，於是那段期間，牠們走到哪裡，我就跟到哪裡，觀察牠們是否有什麼異樣。就這麼當了兩週五百瓦電燈泡後，直到打了第一針疫苗，這才長吁一口氣。

其實我想過貓咪離開的場景，也曾偷偷哭過；之所以對牠們有這樣的感情，是因為牠們陪伴我度過許多孤獨的時光。一個翻肚皮，一個四仰八叉地睡覺，都能讓我體會聖經中「睡熟的嬰孩躺在母親懷裡」的平安。一想到我們在神面前也能如此「撒嬌」，真的是很大的安慰呢！

我們對寵物尚且有如此多的牽絆，何況是人呢？

在人類的本能裡，有一種獨特的本能，那就是對抗死亡。但是如果人真的（身體）永生不死呢？這對人性和世界資源都是一種極大的挑戰吧；當我們真的面臨身邊的死亡時，我想大多數人都祈求過，讓親人活得再長一些吧！我們或許永遠無法以完全的理性面對生命的終結，但這未必是一件壞事。

在我三十年的時間裡，我見證過許多的死亡。死亡是個神奇的時刻，一般概念中的「它」，是人類生命中少數的極端時刻。在這樣的境遇中，人赤裸得猶如剛出生的嬰孩，一切的反應都在這段時間內爆發，或惋惜，或憤怒，或悲傷；但當我們走到這一步時，往往已經不是人生路上的新手了。我們背著包袱，我們帶著回憶，我們習慣了活著，反而對自己或他人即將結束的時刻，不知所措了。

這種茫然觸動著我們，讓我們學會停歇和思考。

2015年，我獨自前往加拿大留學，那時外婆已經檢查出膀胱癌晚期，並已擴散到全身骨頭。大姨是醫生，雖然同行們都覺得沒什麼治療的必要了，但不治療的話，只有僅僅幾個月的生命可以活。大姨還是給她做了化療和電擊，然而依舊只活了五個月。在化療期間，一生要強的外婆也只是哼哼著，沒有喊過一句疼，也沒流過眼淚。在我去加拿大的那一天，她卻看著我，像個孩子一樣哭了出來，她心裡知道這是和我的最後一面。

那時的我，還想著趁假期回來看她，但在國外我就收到了噩耗。其實，我想她去世的時候應該是痛苦的，因為後來大姨告訴我，癌細胞已經侵蝕全身骨頭，骨頭已經溶化了。當舅舅把她從病床上抱起來時，她全身都散了架。

外婆是個很堅強的人，有時候我都覺得她太堅強了，活得讓人心疼。她像蜿蜒盤旋的樹根，為了生活，有時候碰到石頭就闖過去；有的時候實在闖不過去了，就繞著走。但這次她闖不過去也繞不開了，她走到了所有人類必經的終點。

她是其他教派的信徒，媽媽信主歸真後，一直想要向她傳福音，但她的聲音很大，大過旁邊的電視。小時候的我，總會聽到這樣的話：「主耶穌去約但河受洗，你們怎麼不去？我們牧師說一受洗就有聖靈……」不用偷聽，我都能成為他們的聽眾。因為她的熱心和能幹，她在自己教會那邊還有點威望，大家看見她就會很尊敬地喊她「月英姐」。她走路帶風，有時候我都跟不上她的步伐，累得直喘氣。

她的改變是因為外公，與風風火火的她不同，外公是個文弱書生，奈何晚年外公多病，身上好幾種癌症。她一次次地扛起家庭，從早上五點一直忙到深夜，外公雖孱弱，但被她照顧得很好。

當外公快要病危的時候，家裡的人勸說來真教會受洗，但她堅決不同意。外公生病的時候，十分痛苦，很多時候到了深夜都睡不著覺，只有媽媽在一旁禱告時，他才能安心入睡。外婆看到了這個見證，所以當外公痛苦難耐的時候，她都會打電話叫媽媽過來。她漸漸看到神的同在，也在那時慢慢改變了想法，但遺憾的是，就在這猶豫的期間，外公離世了。

當她生病時，她接受了媽媽的提議，同意受洗，但她的情感很複雜，畢竟外公並沒有受洗，她一定希望在天上還能和外公團聚。她和外公的感情很好，她說只要一出去，不一會兒心裡就會發慌，因為外公還在家裡，所以她一直都不喜歡出遠門。外公去世後，她把自己長時間地關在房間裡，一遍又一遍地擦拭著外公的照片。還會拉著我進屋，一直重複地跟我說，「這是你外公」，我知道她不是神志不清，而是怕我忘了他。

外公還活在外婆的回憶裡，而這種回憶帶著濾鏡，這是一種叫「在世間無法再見」的濾鏡，在這樣的濾鏡下，所有的回憶都是甜中帶酸的，她靠這些回憶撫慰她的餘生。

死亡意味著離別。中文的詞彙中，有「生離死別」這個詞，我們的祖先頗有深意地將這兩者並列在一起。現代社會已經不像古代社會那樣不方便，有時候的告別就是永遠見不到面了，所以古詩中的離別才顯得纏綿悱惻。現在如果有人站在車站為你作一首詩，你大概會尷尬到想找一個洞把頭埋進去，因為一條短信，一個視頻，一架飛機就能讓人們迅速見面。

但現在的人卻喜歡在手機裡見面了。沒了浪漫，也與某些東西告了別，比如溫度、氣息、一起享受同一空間的微妙體驗。快速便捷讓我們的时间變得割裂，一則五分鐘的新聞，一篇十分鐘的文章，一個按鍵就能送貨上門，幾年不出門也是可以活下去的。我們與世界之間多了一層什麼，我們不能享受神創造的萬物，感受不到清風，聽不見鳥

叫，聞不到花香，我們和自己的體驗告了別，這是不是一種死亡呢？

有時候，之前聊得很熱絡的朋友，再次見面時卻無話可說，也沒有再找尋他的慾望；雖然我們都還活著，但無意識間，我們的世界裡沒有了他們，甚至都沒能好好告別。我們沒有意識到，死亡和離別其實不是一個瞬間，而是一個過程。就連人的死亡也是如此，人從一出生就開始走向死亡。年輕時，我們以為自己不斷地在得到東西，但在年老時，我們才知道，人的一生其實一直在扔掉東西，也一直在離別，和自己也和他人，赤條條來赤條條去。

人生也因此被稱為是一種「用網捕風」的行為，風呼呼地吹著，卻什麼都沒撈著。

但真正值得警惕的是，我們與靈魂的疏離。傳道書將世界分為日光之下的世界，和日光之上的世界。日光之下的世界，是虛空的，當我們的靈魂能順利爬上梯子，到達日光之上的世界，說明我們的靈魂是健壯的，它可以抵禦「空虛」的疾病，抵禦幻象的人生，且大有盼望。但當我們不再關注靈魂的狀態時，它或許會和我們必死的肉體一樣，經歷生老病死。靈魂的生命若不被覺察且精心培育，它同樣會死亡；與肉體不同的是，靈魂的死亡是永恆的。

沉睡中的人或許是幸福的？

其實最可怕的是，經歷了人生的虛空後，卻沒有了上面的亮光。死亡讓一切都變得空洞，那會讓人感到「窒息」。許多哲人



清醒過來後，用了一生的時間，只為探索人生的意義，他們感嘆生命的無可奈何，選擇用死亡奪取自己人生的主動權，大喊：「不做命運的奴隸！」

用死亡的方式擺脫死亡的權勢，這看起來的確有些弔詭，卻能看出他們的絕望。

然而，沉睡中的人也是不幸且可悲的，生而為人卻不知人區別於萬物的本質，那如何能說是來人間走上一遭呢？

世人中已經「醒過來」的海子，在詩裡寫道：「生存是人類隨身攜帶的無用的行李／無法展開的行李——行李片刻消散於現象之中／一片寂靜／代代延續。」

生存充滿重擔與苦難，並且毫無意義，攜帶著行李卻無法展開，侷促與空虛是人生的真相；更可怕的是，雖說有死亡似乎能終結這一切，但卻是世代相傳，無人倖免。

畢業於北京大學的他，本該有個輝煌的前途，卻在二十五歲毅然選擇了臥軌自殺。他不明白死亡之後更是一個無底的深淵，但起碼在當時他覺得那是他唯一的選擇。

我不贊同他的做法，但同情他的苦痛。

沒有找到生命出口的人一直都在死亡，因為生命的空洞就是一種死亡，常常問自己活著的意義，是人類對自我生命狀態的一種提醒。

而我們當中卻有著一群滿懷盼望的人，他們期待日光之上的恩惠與平安，這樣的生命卻是常在常新，有超然的平安喜樂常在他們臉上，就如同暗夜中的月亮閃爍著太陽的光澤。

經上記著說：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，就當求在上面的事，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。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因為你們已經死了，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。基督是我們的生命，祂顯現的時候，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（西三1-4）。

願主在我們身上彰顯祂永恆的榮耀！

